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

遺事一

上古相傳典制一器一物胥宜研討又有事雖不專
隸於晉而繇晉人而始并歷朝錫命優崇者為遺制
至若事不可入于本紀列傳而史乘宜備者為遺聞
合遺制遺聞而總標之以遺事存掌故也志遺事

上古倉帝史皇氏初文字形位成文聲韻以相生為字

明堂位女媧之笙簧

鄭註笙中之簧也帝王世紀女媧氏承庖犧氏制度始作笙簧

風后作握機經始制陳法

唐官六十員

命倕為工作和鐘利器用

命母句氏作離磬

制七絃徽大唐之歌

立瞽叟抃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延益之八絃以為

二十三絃

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

玄圭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鄭傳玄天色正義賜以天色圭者言天功

成也

虞官六十員

尚書云建官惟百鄭康成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計屬官而言

則皆
有百

舜制十二州牧

虞五服周九服制論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

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為一耳堯置通王畿為五服曰侯甸綏要荒各服內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

以貴寶為贄禹於九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成建
五長則其治之詳略又無不同也而謂周公斤大土
宇不亦謬哉如舜封象于有庠羲和測日于嵎夷禹
南巡于會稽導弱水至于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人
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北皮服南
象齒則朔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與

圖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制云爾

日知錄
古之天

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
九歌覽冀州今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

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
在乎冀州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益稷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孔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

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正義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

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孔傳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

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為絺五色倫曰繡正義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鄭註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

版皆玄上纁下
有虞氏十二章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

鄭註有虞氏以

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正義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以饗配也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祖始也宗尊也

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鄭註

尚謂先薦之

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正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

者在前是德中尚齒

宗彝 孔傳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鄭註上庠右學

大學也在西郭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盧氏云燕禮脫履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炆于祖

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解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

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彩鳳至故其樂曰舟

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言其和也

尚書大傳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

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羲伯之樂舞襲哉其
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
焉夏伯之樂舞縵曳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
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
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倣其歌聲比大謠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
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
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格于禰祖用特

祀弘山
和伯樂

闕

益稷謨戛擊鳴球

孔傳球玉磬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

搏拊琴瑟以詠

孔傳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正義形如鼓

琴瑟

正義琴瑟在堂禮記明堂位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下管鼗鼓

孔傳堂下樂也

合止祝敵

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敵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以木長一尺櫟之正義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孔傳凡上

下合止之樂各有祝敵

笙鏞以間

鏞

孔傳鏞大鐘正義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孔炎曰鏞深長之聲

簫韶九成

孔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正義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五弦也南風是孝子詩舜教天下之孝也夔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

俎有虞氏以梲

鄭註梲斷木為四足而已正義虞氏尚質未有餘飾

有虞氏服韍

鄭註韍冕服之韠也
舜始作之以尊祭服

有虞氏之綏

鄭註綏亦旌
旗之綏也

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鄭註鸞有鸞和
也虞質未有鈞

有虞氏之綏

鄭註綏為注旄牛尾
于杠首所謂大麾

泰有虞氏之尊也

鄭註泰用瓦正義考
工記有虞氏尚陶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鄭註庠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
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

帝上孝令藏棗盛之委焉正義
魯以虞氏之庠為廩以藏棗盛

有虞氏之兩敦

鄭註泰
稷器

侯孔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舜典同律

孔傳律法制王云律六律也鄭云陽律也正義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

于律度有文尺量有斗斛衡有斤兩皆取法于律

度

律歷志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木起于黃鐘之管

量

律歷志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木起于黃鐘之龠

衡

律歷志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木起于黃鐘之龠

修五禮

孔傳吉凶賓軍嘉之禮

五玉

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家語公執桓侯執信伯執躬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三帛

孔傳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二生

孔傳卿執羔大夫執雁正義虞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

一死

孔傳士執雉

夏官百二十員

尚書夏商官倍則二百鄭康成曰百二十

夏改虞十二州為九州牧

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鄭註自夏

已後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

祭義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正義功高則爵高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

王制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鄭註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尚黑而

黑衣裳

夏后氏以饗禮

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取數畢而已

王制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鄭註東序大學

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歌九叙以樂其成是謂九夏

設五器于庭而詔于簏曰有以道憲我者聲鼓以義

告我者鳴鐘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磬以獄復

者揮鞞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寶用至于追蠡作棧鐘
于會稽以定奏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于紫金
條荆之山

明堂位鈎車夏后氏之路也

鄭註鈎有曲輿者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

鄭註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正義夏尚黑故用黑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

夏后氏之旂

正義夏后氏漸文旂注旄竿首又有旒

山壘夏后氏之尊也

正義壘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

爵夏后氏以琖

正義夏爵名也。以玉飾之。

灌尊夏后氏以雞彝

鄭註周禮春祠夏禴祿用雞彝。正義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

夏后氏以龍勺

鄭註龍龍頭也。正義勺為龍頭。

序夏后氏之序也

鄭註次序王事也。

夏后氏之鼓足

鄭註足謂四足也。

夏后氏之龍龔虞

鄭註龔虞所以懸鐘磬也。橫曰龔。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

羽屬龔。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正義龔虞之上以龍飾之。

夏后氏之四璉

鄭註黍稷器。

俎夏后氏以歲

鄭註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

夏后氏以楛豆

鄭註楛無異物之飾也

夏后氏山

鄭註冕服之鞞增以畫文山取其仁可仰也

夏后氏之綢練

鄭註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梳

禮記郊特牲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註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

夏收

鄭註齊所服而祭也

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禮記正義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

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

禮記檀弓夏后氏尚黑

鄭註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

夏后氏戎事乘驪

鄭註馬黑色曰驪

夏后氏牲用元

鄭註元黑類也

五子之歌闕石和鈞王府則有

孔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

官民足正義闕者通也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舉石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

左傳定四年祝佗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哀十四年

向魘出於衛地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

周禮鄭註半璧曰璜

夏作禹刑

見叔向遺子產書

夏政典

見尚書

殷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註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正義

殷時五官居在唐地

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註密須闕鞏註甲名國名 沽

洗

註鐘名

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柅皂一自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正義

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 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

左傳僖十七年晉作爰田作州兵

註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

賞之衆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正義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州兵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治之

僖二十七年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

註執秩主爵秩之官

僖二十八年五月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琫弓矢千秬鬯一卣

虎賁三百人

註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

僖三十三年晉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

註記禮所由變

襄二十三年左氏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杜註丹書其罪

禮記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正義周禮

九夏正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卿大夫但宜用陔夏

刑鼎昭公二十九年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鼎在民矣何以尊貴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法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此儀同三司之始

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

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

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驃騎將軍去病與

大將軍青等耳

武帝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位
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談卒其子遷嗣之遷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唯

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後漢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
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
元壽二年復為牧經王莽變革至建武元年復置牧
改置刺史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

司徒鮑昱定決事書目

魏秘書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

晉賈充定刑法律本

特詔賈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
夫人盛禮

伐吳之役詔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
師給羽葆鼓吹前後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增左右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
人大車官騎各二十人

太康三年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賈充太宰加哀

冕之服綠綬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
鑿輅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輕車介
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
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
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為審由此邪天下有
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

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要經而服金革
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
陽道斷奉迎諸軍未得徑進嶠特一身于何濟其私
艱而以理閱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
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于
是太宰西陽王羨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邱子
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顛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
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讐不苟滅

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惡萬里
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
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
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詔于是有司奏曰
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
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
殯而除故期于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
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

例也若骨肉殲于寇害死亡漫于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于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

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叅議可如
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闕
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
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
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
疑于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
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難萬無一冀者宜
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

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
便宜婚宦後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
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
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取王氏
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
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
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後夫為大夫

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于室
雖先夫沒榮辱常隨于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
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
秦漢以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
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
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

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元和七年太學博士
韋公肅議鄭餘

慶私廟二夫人祔配曰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
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議以

妻雖先後榮辱並隨夫也禮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妻以正禮沒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晉禮移祀于律署

北魏羅結從道武辛賀蘭部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

泰常元年衛將軍安成公叔孫俊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温明秘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奠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

薨賻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

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史

普泰初特以爾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

東魏武定三年高歡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没之口於是置晉陽宮

北周保定三年四月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

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
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
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
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
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
于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
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馬楚國公寧升
階正鳥上升階立於斧辰之前西面有司進饌上跪

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上又親跪受爵以醕有
司撤訖上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于席後上曰
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
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
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
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
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
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

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為
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
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
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
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
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上再拜受之三老答
拜焉禮成而出

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

凡八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
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後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
家云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
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
山郡開國公于謹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
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尤著贈使持節柱國定趙
恒滄瀛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獨孤信長女周明敬
后第四女唐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唐

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
總管之名始此

柳蚪為秘書丞時秘書擢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蚪為
丞始命監掌焉

隋大業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
隸大夫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己權令虞世基奏罷
司隸刺史以下官屬

唐裴矩定大唐書儀

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中宗初裴炎繇侍中改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于中書省

長安元年洛雍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
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詔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

裴行儉定選譜於長名榜遂為吏部故事語云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以後侍郎屬選人

張說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齋藁即軍中論譔

河隴太守營田度支張介然入奏稱旨賜與良渥啟曰臣位三品當給榮戟若列于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元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

此即今棹楔所繇始通典開元九年十一月勅河東河北不別置度支營田使並令節度使兼充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
景雲二年北都長史領持節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
度使開元五年領天兵軍大使八年更天兵軍大使
為天兵軍節度使十一年更天兵軍節度為太原府
以北諸軍州節度河東道度支營田使兼北都留守
領太原及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九州治太原此河

東節度使之始

會昌四年升大同都團練使為大同都防禦使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禦使為節度使中和二年更大同節度為雁門節度領左神策軍天寧鎮過觀察使徙治代州三年賜雁門節度為代北節度此大同節度使之始

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二載升河中防禦為河中節度兼蒲關防禦使領蒲晉絳隰慈虢同

七州治蒲州此河中節度使之始

長慶二年置晉慈都團練觀察使治晉州太和元年
升為保義軍節度是年罷以二州隸河中節度

至德元載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建中元年名昭
義軍節度兼領澤潞二州徙治潞州中和二年節度
使孟方立徙昭義軍于邢州而兼領潞州自是五州
有二昭義節度天復元年復合為一治澤州此昭義
軍節度使之始

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
轉運使名始此

楊國忠兼諸使館三十二印徐夔開元即事詩幄中
無策印空多

肅宗末左相苗晉卿攝冢宰後數日代宗復詔攝冢
宰

代宗初左相苗晉卿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上
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

卿始

元和三年裴均拜尚書右僕射上曰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為之文武四品五官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為禮太重

王涯復定循資格

長慶時王播自同平章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使職不冑易印詔聽自隨蓋異數也至敬宗初乃以王涯代使焉

伐蔡之役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
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
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及行御通
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

太和五年詔進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
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又兼侍中八年加中書令

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

使制置使之名始此

懿宗拜白敏中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未幾加中書

令

唐書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倖也

宋裴庭裕東觀奏記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充
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
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
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為左庶子行
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廷裕為右庶子節度副

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元為都統掌記將軍冉益陳君從為都虞候

乾符六年以王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

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今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俟命

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

宋太祖征澤潞命戶部侍郎高仞兵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

建隆二年以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

密副使

故事朝會一品班臺省後宋乾德二年王溥自同平章事罷為太子太保上曰溥舊相當寵異之令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為定制

曾紆南遊記舊蛾眉班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溥罷相歸班

太師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

十年止以太尉致仕

常山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
公四十三登庸

太宗宴金明池特召御史中丞孝義趙昌言預焉憲
官從宴自昌言始

雍熙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

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自昺
始焉

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編修之名古無之慶曆四年史館王洙都承旨單士寧編修樞密院例冊編修之名自此始

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仁宗時薛奎拜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

始

容齋隨筆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為樞密使而陳
升之過闕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樞
密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
耳

王祁公以司空在中書文潞公以司空為樞密使侍
中

宋宰相為僕射文潞公等二十二入

宋封公者王文獻祁丁秘監晉章文簡郇王武恭祁
冀魯文侍中潞富相祁鄭韓

元豐以崇文院為秘書省盡以三館職事歸之初除
龍圖閣學士王勝之為秘書監時寄祿官已正議大
夫蓋裕陵欲重此選又勝之雅有文學故也

元豐改官制文彥博常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元祐
初彥博罷節度使入為平章軍國重事即去守字

元豐改使相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五年太師平章

軍國重事文彥博為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充護國
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宣撫使宋不常置累朝但除文彥博等五人而彥博
宣撫河北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為宣撫使武臣為
宣撫使自此始建炎後趙鼎自二府出為之紹興末
詔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劉珙不書黃遂寢其命
而存中第措置兩淮焉

通考國朝元臣拜兩鎮節度使者才三人韓魏公文

潞公中興後呂成公是也三公卒辭之

王明清熙豐日歷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
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
秋釋奠並以充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即下禮部
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聞
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至聖
丈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
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

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
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又
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
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以后稷神勾芒為少昊氏之
子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
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為從祀異代之人得為配祀
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堂生杜預范甯
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

從祀孟子亦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况揚
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未入配享誠為
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
王設位于兗國公之次所有荀况揚雄韓愈並以世
次先後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
朝褒崇儒賢備條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
檢會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
即乞荀况揚雄韓愈並加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

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于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之下冠服皆從封爵

元封六年以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知河南府文彥博為河東永興節度使守太師致仕彥博辭兩鎮止以河東舊鎮貼麻行下彥博又言前辭闕下之日嘗奏得致仕後當親辭天陛今既得請請欲赴闕廷降詔從之

神宗時三司使薛向遷工部侍郎疏辭賜詔弗允故事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官得詔自向始

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所以處老臣碩德特命以寵之也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

翰林侍講學士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兼元祐中司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前此未有也

宋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次內共十六位太師李繼隆在橫街之南道西東向太師司馬光在橫街之南道東西向

神宗屢喪皇嗣邵武承議郎吳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祠帝覽其疏瞿然久之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于絳封侯立廟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

侯立祠墓側載之祀典

元符三年臣僚言按史記言韓厥之功不在程嬰杵
臼之下請于祚德廟設位從祀從之 紹興二年駕
部員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為有功神
宗皇帝初年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
立廟歲奉祀其後皇嗣衆多垂佑萬世今來廟宇隔
絕祭亦弗舉欲令禮官討論于行在春秋設位望祭
從之 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奏程嬰杵臼雖存趙

孤然不絕趙氏而卒立武者韓厥也請以韓厥載祀
典與杵臼同宇下禮官討論太常寺檢點國朝會要
絳州祚德廟太平縣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祠在墓
側元豐四年封侯賜額崇寧三年封韓厥義成侯
今討論欲從所乞於行在卜地權創祠宇春秋二仲
依小祠禮致祭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臼通
勇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二十二年又改封嬰彊
濟公杵臼英略公厥啟佑公命兩浙漕臣建廟宇升

為中祀廟在淨戒院故址太一宮之南方虛谷成信
侯廟碑記今廣平府故洺州肥鄉縣春秋時立趙孤
近世封成信侯程姓嬰諱之里也史記晉趙世家春
秋內外傳劉道原通鑑外紀所書不同然成季之勲
宣孟之忠若一髮引千鈞迄至于今有社稷不墮者
誰之力歟厥後江南侯有廟甚盛曰祚德爵又不止
此而肥鄉如故南北異也

宋樞密院房十有二曰北面房掌行河北河東路吏

卒北界邊防國信事曰河西房掌行陝西路麟府豐
嵐石隰州保德軍吏卒西界邊防蕃官曰兵籍房掌
行諸路將官差發禁兵選補衛軍文書曰民兵房掌
行三路保甲弓箭手曰吏房掌行差將領武臣及知
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及差內侍官文書

宣和末姚古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

靖康初种師道為河東制置使

紹興三年以趙鼎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大使

之名始此

紹興四年以楊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轄御營五軍
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之于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

紹興四年趙鼎自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以
與吳玠共事為嫌乃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五年
鼎與張浚並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入銜

紹興十三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拜少傅以保傅

為管軍自存中始

隆興元年秋命楊存中代參知政事王之望為都督
非宰相而為都督自存中始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帥始增為五軍
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神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
海盜作因分置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
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
兵籍為天下冠

金貞祐四年七月辛酉監察御史陳規上書條陳八事
十一月庚子遣御史陳規等充河南宣差安撫捕盜

官

興定元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遣翰林侍講學士
楊雲翼祭之二年七月己卯禱雨遣禮部尚書楊雲
翼分道審理冤獄

元修遼史總裁官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
酒臣呂思誠

明危孝先臨海人洪武四年進士官陵川縣丞坐法輪作江浦子諸生貞昉請代役從之

洪武十三年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杜穀主夏官攝秋冬官兼太子賓客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

天順元年正月時武臣不便于巡撫都御史乃議罷

之遣戶部屬官分詣各鎮督餉兼理屯田自是戶部
郎中督餉遂為定制

天順日錄二年夏四月上召大學士李賢諭曰各邊
自革巡撫軍官縱肆士卒疲憊朕初即位此皆奉迎
之人紛然變更不出朕意今大知其謬卿與吏部王
翱舉才能者用之于是賢翱薦白圭等六人備各邊
巡撫

嘉靖時太原吏部尚書王瓊贈太師 明冢宰贈太

師唯蹇忠定義王端毅恕而王恭襄實繼之萬厯時
蒲州楊襄毅贈太傅亦其亞也

嘉靖二十六年考選庶吉士于東閣文曰原心詩曰
善為寶取亢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吳郡王世貞觚不觚錄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
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
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
慶初以少傅為吏部尚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

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
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萬曆時蒲州大學士張四維贈太師

一地二首輔十五布政司惟一州一縣而蒲州少師
中極殿大學士張文毅四維少師建極殿大學士韓
爌實並為首輔爌仍再入焉

熹宗初韓爌拜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天啓元年
正月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三年加少師

太子太師四年為首輔崇禎元年十二月復為首輔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 覆勛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沈瑞錦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遺事二

上古共工氏太昊末諸侯是曰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
神倣亂天常保據冀方自謂水德爰為水紀官師制
度皆以水名憑怒觸不周山地維絕天柱折壅防百
川墮高堙卑於是左概介邱右轡終隆振滔洪水以
薄空桑

空桑在華陝間近女
媧之都故決水灌之

貿興有無其取之也水

處十七而陸處十三立兵仗鎧戟寇虐諸侯女媧氏
戮之共工氏以亡凡四十有五載

夏有窮氏曰夷羿窮國之侯左臂修而善射五歲得法
于山中傳楚狐父之道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
射其左目羿中厥右趾之繇是每發妙中高出天下
迨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
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再發不中傅彌
仁告王曰若羿者口懼之為災而萬金為之患也太

康失馭畋于洛表十旬弗返羿兵於河以拒之遂專制河北迨仲康後逐相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棄其賢臣武羅伯因等而用寒浞內媚外施賂而虞羿于田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其子死于窮門羿篡夏凡八年寒浞猗姓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后寒惡之棄諸窮羿信而使之以為國相及羿逐后相自立康娛逸遊泥殺而代之襲羿之號因其室生澆及豷恃其詐

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遂滅夏后相焉四十有三年為伯靡所殺澆恃多力盪舟走陸從欲不義少康滅之季杼復誘豷殺之寒浞遂滅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

註滅斟鄩氏奄若覆舟

淮南子證言訓羿死于桃梧

註梧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

畏桃也

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

註桃部地名

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曰唐叔虞唐叔子變徙居晉水稱晉侯晉侯孫成侯徙都曲沃成侯傳五世為穆侯徙都絳穆侯孫昭侯元年封弟成師于曲沃昭後凡五傳為晉侯緡緡二十八年成師孫稱伐晉滅之周釐王命為晉君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子獻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七傳至

景公十五年遷新田景公後九世為幽公幽公之時
獨有絳曲沃餘胥入三晉至幽公曾孫靜公俱酒二
年魏文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
居端氏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蜚廉子季勝生孟增是為宅
臯狼臯狼孫造父御穆王有功賜以趙城由此為趙
氏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生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
侯始居晉國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滅耿霍

魏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子趙衰事文公為原大夫
居原歷盾朔武景叔四世生鞅是為簡子晉頃公十
二年分祁氏羊舌氏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
鞅卒次子無恤立是為襄子襄子元年平代地封鞅
長子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四年與知伯韓魏盡分范
中行地復與韓魏滅知伯分其地于是趙北有代南
并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卒代成君子浣立是為獻侯
治中牟始列為諸侯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于代

一年卒國人復迎立獻侯三傳至敬侯始都邯鄲敬侯九年與韓魏共分晉地歷成侯昭侯至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自稱主父惠文王二年主父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四年李兌平章之亂又二傳至幽繆王降秦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之從其國名為魏氏萬子武子事文公襄魏氏之後列

為大夫治於魏子悼子徙治霍生魏絳晉悼公十一年絳徙安邑絳後五世為魏桓子與韓趙共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文侯二十一年列為諸侯子武侯擊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子惠王瑩三十二年徙治大梁歷襄哀昭安釐景湣假六世滅于秦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獻子厥徙封姓韓氏子宣子徙居州晉頃公十二年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宣

子子貞子徙居平陽至孫康子與趙魏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于諸侯康子孫景侯六年與趙魏胥為諸侯歷三世為哀侯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徙都鄭傳懿昭宣惠襄釐桓惠暨王安七世安虜于秦

日知錄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廆咎如而上黨為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于大鹵而

太原為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

肥二十二年滅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

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

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自

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

而晉境東接于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

年而鮮虞猶不服焉

至魏文侯始克中山

平狄之難如此

聶政齊人韓嚴遂與韓傀隙求人可以報傀者至齊

聞政勇敢遂陰交於政以意告之政曰有老母在政

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死既葬除服遂獨行仗劍至

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多聶政直入階刺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于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瑩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之韓視之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于屍下

斐豹晉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亂有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乃出
豹使擊戎殺之

漢趙歇趙後也秦二世二年端月張耳陳餘立歇為趙
王三年項羽入關立諸侯乃分趙立耳為常山王而
徙趙王歇王代漢之元年田榮遣兵從餘襲常山王
耳耳敗走歸漢餘收趙地迎趙王于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漢遣張耳韓信進擊

趙代擒夏說閼與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
趙王歇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魏人周市立為魏王
章邯擊臨濟咎自殺豹亡走歸楚項羽立豹為魏王
羽封諸侯欲自有梁地徙豹于河東都平陽為西魏
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于
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
畔漢漢王使酈生往說豹豹不聽漢王使韓信擊豹

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豹

韓王信故韓孽孫也高祖定三秦已復畧定韓地高祖乃立信為韓王命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遂降乘間復歸楚滅後以太原為韓國徙信備邊都晉陽信請徙馬邑從之匈奴大入圍馬邑信數使人求和斛高祖疑有二心賜書讓之信懼誅因降北匈奴與共攻太原高祖自往擊破其軍于鞬鞞信亡入北後

為將軍柴武斬于參合

後漢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居左谷中王莽時詐自稱武帝曾孫後與天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天水豪傑共計議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塞北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北遂立芳為主以程為中郎將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無樓且渠王

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五年
李興閔堪引兵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
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
守橋扈恐懼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
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克十二年芳與賈
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

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塞北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疋因使和集塞北芳上疏謝詔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與閔堪林相攻連月塞北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後十餘年卒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孫何進謀誅宦官
轉紹司隸校尉董卓至奔冀州初平二年以渤海太
守起兵討卓領冀州牧興平二年六月破斬黑山賊
于毒遂循山北行進擊諸賊皆斬之以長子譚為青
州刺史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建安元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
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青冀幽并四州建安五年伐
曹操敗于官渡七年卒

晉杜預春秋後序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時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 鶴林玉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

代公猗盧鮮卑部力微子力微卒猗盧與二兄分部居定襄盛樂城北徙雲中晉惠帝在鄴劉淵據離石猗盧統衆破淵于河西上黨後并州刺史劉琨為白

部所困猗盧使弟子鬱律赴之大破白部大單于封
代公猗盧以去國遠求句注陁北地琨徙馬邑陰館
樓煩繁峙崞五縣民于陁南以其地畀之及琨拒劉
粲猗盧復以衆來斬其大將五人伏尸數百里琨欲
乘勢進兵猗盧不聽引還後復兩與琨約赴平陽共
討劉聰卒不果行愍帝時進封代王置官屬食代常
山二郡尋召長子六修于南部六修不至怒討之失
利沮鬱律雄武有威略代立聞愍帝平陽問顧謂其

下曰天殆資我乎已而元帝遣韓暢加爵服拒不受後為猗也婦所殺賀偁猗迺中子猗母以立築城東木根山徙居之既卒紇那代領其衆石虎以五千騎來禦于句注陁北不利遷大甯時鬱律長子槐翳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不應怒召宇文部并力擊之敗績後二年出居宇文部其下因推槐翳為長五年衆復貳求紇那奉之槐翳出居鄴久之石虎以五千騎納槐翳于大甯紇那復出未踰年槐翳病將歿謂

其下曰必迎什翼犍什翼犍鬱律次子其弟也時年十九歲有異相既立稱建國元年復徙雲中盛樂城置百官分掌衆職設壇講武代益盛後苻堅以二十萬衆來逼屢戰不勝乃避陰山之北堅退始還越十有二日卒什翼犍子即後魏道武也

張平代郡人初任石虎為部將冉閔敗平帥所部稱藩于燕既而結援于秦授大將軍冀州牧平既跨有新興雁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鎮自號并

州刺史寇掠秦境秦王苻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柳
率兵禦之柳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羌分據汾
上獲其養子蚝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仍署右

將軍先是晉遣參軍桓宣就平節度加四品將軍即

其所部扞禦北方而平竟沒於秦

十六國春秋載祖
逖遣參軍殷乂詣

平按祖逖張平世
代相隔當有外譌

北魏爾朱榮字天保北秀容人新興之子也潔白美容
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園誓衆便為軍

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襲爵除直寢游擊將軍
正光中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
榮嘗率衆攻拔肆州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刺史
尉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葛榮吞杜洛周榮虜
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北捍馬邑東塞井
陘尋屬武泰之變抗表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
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靈太后以李神軌為大都督
將于太行杜防榮發晉陽遂次河內四月莊帝自高

渚渡至榮軍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渡
河惑武衛將軍費穆言遂有河陰之役時朝士百餘
人後至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隴西李神儁
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詞人皆在圍中俯伏
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出作之榮遂鑄金為己像數
四不成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亦言天時人事未可
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至四更乃迎莊帝奉駕向洛

陽宮女立為后榮意甚悅五月還晉陽乃令元天穆
向京樹置腹心在列職七月詔加柱國大將軍時葛
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
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令
其眾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冀張
而進榮潛軍出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
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
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

至戰時虜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捧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恐其疑懼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

之博凌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
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
位太師永安二年春元顥乘虛入洛車駕出居河北
榮聞之馳傳朝于上黨之長子為前驅奉莊帝幸河
內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河顥衆奔潰詔加
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
吹榮屯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朝廷動
靜莫不以申先是葛榮黨韓婁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深討斬之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叅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關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九月初至京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加邪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十五日天穆到

京十八日上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問殺董卓事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誅之時年三十八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節閔帝初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鑿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

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贈
司徒謚惠菩提弟文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
空文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
王卒于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
以榮破葛榮勲進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齊
神武將臨觀打蔟戲謀竊發坐死時年十八弟文略
襲文羅爵梁郡王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
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

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
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
神武遺令恕十死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
婢賭取之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之遺平秦王後伏
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
彭伊霍蓋由是也

爾朱兆字萬人榮從子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手格猛
獸榮特加賞愛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

供今食篝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杖
兆五十榮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封潁川郡公後
從平邢杲又擊擒元顥子冠受進破安豐王延明顥
退走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榮死兆自
汾州據晉陽元亦授大將軍進王兆輕兵倍道掩襲
洛京策馬涉河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遂有雲龍
之役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
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不暇留

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謀出山東令人徵齊神武于晉州神武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破之斬之節閔帝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克殷州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

間乃各致猜疑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意色不平手
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
遠遣斛斯椿賀拔勝曉譬兆遂拘縛還經日放遣仲
遠等于是奔退神武進擊兆軍大敗世隆請節閔納
兆女為后兆乃大喜與天光度律大會韓陵山戰敗
復奔晉陽其年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
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窮山殺所乘
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榮嘗云兆不過將三千騎

多則亂耳兆弟智彪封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擒之
後死于晉陽

梁侯景字萬景魏懷朔鎮人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後
事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于榮部將慕容超宗
未幾超宗每詢問焉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高歡微
時與景友及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稍至吏部尚書非
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故紙耶尋封濮陽郡公使
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多智謀

時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
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
生詐譌大王若賜以書請異于他者許之每與景書
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
偽懼禍因用王偉計乃附梁後篡號誅

隋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
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
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

豪俠至洛為太僕楊義臣帳下大業末應募征高麗
以軍功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
愛遇之令總虞侯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十三年
乃宣言激怒饑民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殺太守
王仁恭突厥立為定楊可汗又偕妻沮氏偕偽號上
谷人宋金剛奔于武周封為宋王以妹妻之遂南至
滄州秦王進討破之武周棄并州北走與金剛奔突
厥並為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

唐武士彠字信世殖貨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叅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欲劾繫之士彠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叅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彠脅謂曰討步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止兵起士彠不與謀以大將軍府鎧曹叅軍從平長安為光祿大夫義原郡公累遷工部尚書進

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
高宗永徽中以仲女為后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
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
祖廟廷列功臣上後偽上尊號建崇先府置官屬先
天中詔削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

武士稜字彥威士獲兄少柔愿力田官司農少卿宣
城縣公常主苑囿農家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武士逸字遜士獲兄有戰功為齊王府戶曹叅軍六

安縣公從齊王守太原為劉武周所執常遣間人陳
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上
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武承嗣元爽子以勲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
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
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
又為文昌左相議追王先世立宗廟追王元慶曰梁
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

蜀王諡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為魏王元慶
子三思為梁王士讓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
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
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
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績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
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
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
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修國史以特進罷未幾

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為左相攸為納言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久之遷太子太保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郡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免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為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鄩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

鄴國延祿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
諸王饗封不厭人心載德終胡州刺史謚武烈攸歸
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晷不嘗五辛
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周時不及削封攸
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
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率總禁兵前
後十年嗣宗終司衛卿重規為汴鄭二州刺史貶廬
州刺史復為天兵中道大總管還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終衛尉卿延秀就婚突厥久不得歸神龍初還封
栢國公左衛中郎將尚安樂公主以太常卿兼右衛
將軍封恒國公後誅于肅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
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
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攸寧天授中累擢納
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為
冬官尚書聖厯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
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以冬官尚書罷神

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三思當周時累進
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王為榆闕道安撫大使
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
為太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子崇訓尚主三思方
輔政令具迎禮中宗復位推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
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
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
還所減而封崇訓錡國公明年三思因主請復崇恩

廟昊順二陵皆置令丞後與崇訓為節愍所誅舉哀
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
謚曰忠睿宗初夷其墓

武懿宗士逸孫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懷洛二州刺
史神功元年為神兵道大總管討孫萬榮後復撫循
河北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殘忍以懿宗似之
故號稱兩河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武攸暨士稜孫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

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
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
加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
儀同三司降楚國公攸暨于時無忤專自奉養景龍
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後坐夷
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獲太宗
召為才人方十四賜號斌媚後與嬪御皆為比丘尼

高宗引內後宮進為昭儀久之欲進號宸妃尋詔李
勣于志寧奉璽綬進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
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朝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
士彘至司徒爵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
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
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
抵千餘篇始士彘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
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

李嫁郭孝順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
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
是元慶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
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
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
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偽為退讓請惟良等
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
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女國

妹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會封泰山惟
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而魏國暴卒歸罪惟良等
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敏之奉士獲祀俄貶死楊
氏徙鄴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謚忠烈詔文
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吊以王禮葬咸
陽給班劔葆仗鼓吹俄又贈士獲太尉兼太子太師
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為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
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

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工費力
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
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勲官已給告身者無
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廩入十二百官任事久
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皆下詔略施行之儀鳳三
年羣臣蕃夷長朝于光順門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廟
中宗初天后稱皇太后參決軍國大務嗣聖元年臨
朝以睿宗嗣后坐武成殿上號冊越三日臨軒命禮

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冊睿宗自是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為魯國公妣裴即其國為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為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為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為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為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為王妃皆置園邑戶五十考為太師魏王加實戶滿五十妣為王妃立園邑守

戶百又謚魯國公曰靖裴為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
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謚遣
冊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武承嗣請立七廟中書
令裴炎沮止及徐敬業敗并辟炎暨左衛大將軍程
務挺詔為明堂又度明堂後為天堂鴻麗巖奧次之
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后自號聖母神皇作神
皇壘拜洛受圖大陳珍禽竒獸貢物鹵簿壇下禮成
去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

合祭天地五方地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
王士彥從配偽尊號士彥周忠孝楊忠孝胥加太字
以文水墓為章德陵咸陽墓為明義陵太原安成王
為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為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為趙
肅恭王魯國公為太原靖王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
以太穆文德二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后從配作壘
西塋^②因○鳳凰^③率^④丑十二文后自名壘以周漢
為二王後虞夏殷後為三恪令作大雲經因改號周

自稱聖神旌幟尚赤以睿宗為皇嗣立武氏七廟于
神都偽上尊號尊周文王謚文號始祖妣曰文定
武王謚康睿祖妣姜曰康惠太原靖王謚成嚴祖妣
曰成莊趙肅恭王謚章敬號肅祖妣曰章敬魏康王
謚昭安號烈祖妣曰昭安祖周安成王謚文穆號顯
祖妣曰文穆考忠孝太皇謚孝明高號太祖妣曰孝
明高至日祀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
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為武興比漢豐沛百姓

世給復以始祖冢為德陵睿祖為喬陵嚴祖為節陵
肅祖為簡陵烈祖為靖陵顯祖為永陵章德陵為昊
陵明義陵為順陵明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
百人以武承嗣亞獻三思為終獻又自加號金輪聖
神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
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
又尊其顯祖為立極文穆太祖為無上孝明延載二
年作天樞功德大袞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

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
別五尺治鐵象山為之趾負以銅龍石鏡恠獸環之
柱顛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二之作四蛟度丈二尺
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
百萬斤乃悉鏤羣臣蕃首名氏其上遂祀南郊以文
王武王士彘與唐高祖並配加號天冊金輪聖神封
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為帝配為后封壇南有大榭
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

後改明堂為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
斂黃金作大儀鍾不克久之以崇先廟為崇尊廟禮
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為太廟改昊陵署為攀龍臺神
龍元年居迎僊院中宗復位后徙上陽宮遷東都武
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諸武王咸降爵是歲薨謚
則天大聖后祔乾陵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即用五
品子及韋武黨誅詔廢崇恩廟及陵景雲時復二陵
官太平誅詔黜周孝明號復為太原郡王后為妃罷

吳順等陵

安祿山天寶十載自平盧軍入覲求為河東節度因許之
裴氏父敞辟劉悟幕府氏年十五火光起桂下
家人以為怪許婚劉從諫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
勸從諫入朝為子孫計從諫請封妾韋氏為夫人裴
怒曰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今不自黜削求
洗濯欲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及劉稹拒命韋至
京師乃言大將李丕降裴會諸將妻號哭曰為我語

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托故諸將叛益堅稹敗
至京賜死

劉稹從諫從子從諫與妻謀令主軍事從諫卒諸將
請如河朔故事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敕諸軍
進討從諫奴李士貴與王協等尤用事士有功不賞
下無鬪志李丕降邢洺磁三州繼降郭誼王協使董
可武誘稹至北第飲斬之

後唐李戒丕昭宗子封延王乾寧元年上幸石門遣王

與嗣丹王允昭李克用擊邠鳳上幸華州復遣王持節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幽州劉仁恭貳于克用克用內憂之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

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兗州朱瑾瑾敗與俱奔淮南楊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

北漢郭無為青州千乘人少博學有辭辨為道士隱武

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杖策謁于軍門周祖一見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為縱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會劉鈞援李筠大臣趙華諫曰筠舉動輕易不宜應之鈞不顧及筠敗鈞狼狽而歸由是重文學士求有智謀者與計事段常薦無為鈞以諫議大夫召之與語大悅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為為左

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謂繼恩不才無為亦言其然繼恩既立并人疑無為授意于侯霸榮云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為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遼使亦在無為慟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遽降階持其手引升坐蓋無為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為請自將兵夜出擊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晦

而止閩人衛德貴告其事繼元殺無為以徇

侯霸榮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為盜并汾間劉鈞用為散指揮使戍樂平建隆中率所部來歸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鈞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宋弒之郭無為遣卒登梯入殺霸榮

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緊州軍事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

氏遷闕伯于商丘主參今應天是也遷實沉于大夏
主商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
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下河東
在戊寅三年重午日實火土旺日此參木神所忌故
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
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
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汴城不可都矣靖康元年五
月李綱為宣撫使督諸軍救太原

九月九日
太原陷

晉之地

屬宋朝纔一百四十九年

太宗時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
不耕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仁宗時知并
州韓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
為所有矣遂請拒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
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苗傅上黨人殿前都指揮使授子大元帥府建信德
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揚沂中田師中

皆隸麾下隆祐后南渡傳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駐杭州時劉正彥為御營右軍副都統制亦從六宮至杭州建炎三年三月壬午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遂有明受之變四月庚戌勤王師大集夜開湧金門遁五月擒于浦城七月辛巳磔

李綱拜右僕射兼充御營使奏今所急而先者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士民兵將所以戴

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若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困矣莫若于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有能全一州復一都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傅亮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汴城受圍時

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乃以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于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既而黃潛善汪伯彥沮綱令留守宗澤節

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
綱言潛善伯彥沮張所傳亮所以沮臣綱退而亮竟
罷旋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兩河郡縣相

繼淪陷

金馬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為辛軍彈壓後在歸
德權果毅都尉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至歸德授帥職
軍近七百人外有回納忠孝軍四百五十人城中惟
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回納回納有異心朝

廷知其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令兩省錫宴禁中
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固納以兵乘之為亂明日攻用
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去斯須而盡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承旨
圖克坦鎬等言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
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
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
宣徽使伊喇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

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索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滄州河間正定雄霸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

元博囉特穆爾達實巴圖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父歿博囉特穆爾引兵退駐井陘口十八年正月

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于衛輝走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正定六月自武安由鼓城邀截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攻曹州十月遣叅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博囉特穆爾自北門入四門竝進克復曹州擒殺偽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偽印信金牌等物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三月詔博囉特穆爾移兵至大同領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糧當月領兵

豐州雲內與闕先生戰闕軍奔潰時有楊誠者據蔚
州六月詔遣平章裕魯布哈樞密同知巴爾和卓督
兵捕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勦
捕二十年正月博囉特穆爾追誠至飛狐縣東闕誠
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令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潰七月擊
敗田豐偽將王士誠于臺州詔總領一應達勒達漢人
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爾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博囉特穆爾欲得冀寧遣兵
自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博
囉特穆爾守冀寧遣巴拜殷興祖高托音倍道趨
之守者不納察罕特穆爾遣索珠陳秉直以兵來爭
博囉特穆爾部將托卜沁戰敗之二十一年正月命
平章達實特穆爾叅政七十往諭解之博囉特穆爾
罷兵還鎮九月命博囉特穆爾于保定以東河間以
南屯田二十二年二月偽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

同降三月博囉特穆爾遣裨將伊埒布哈等招兵
五萬戍大同陞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來
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
之二十三年十月博囉特穆爾復南侵庫庫特穆爾
所守地遂據正定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婁達實安
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博囉特穆爾令留軍
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博囉特穆爾匿不發二十
四年正月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伊濟爾

布哈佯為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婁達
實事三月辛卯詔罷兵權四川安置博囉特穆爾殺
使者拒命遣部將會圖沁特穆爾提兵犯闕揚言索
右丞相綽斯戩資正院使保布哈二人先是朝廷立衛
屯田嘗命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提督與圖沁特穆爾分
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里構成嫌隙額森布哈乃譖圖
沁特穆爾詆毀朝政博囉特穆爾相友善且知其誣
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以博囉特穆爾握兵跋扈今

乃與圖沁特穆爾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綽斯
戩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布哈領
之博囉特穆爾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圖沁特
穆爾四月壬寅入居庸已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
遣達勒達國師奈曼院使往問故乃命屏綽斯戩
于嶺北窟保布哈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圖沁
特穆爾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
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博囉特穆爾為太保中書

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圖沁特穆爾為
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博囉特穆爾還大同皇太子
恚怒不已再徵庫庫特穆爾兵保障京師五月詔
庫庫特穆爾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庫庫特穆
爾自其父察罕特穆爾在時與博囉特穆爾連年相
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庫
庫特穆爾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索珠守
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庫

庫特穆爾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博囉特穆爾
率兵與圖沁特穆爾婁達實等復犯關京師震駭丙
戌皇太子親統兵迎于清河丞相伊遜詹事布呼齊
軍于昌平伊遜軍士無關志青軍楊同僉被殺于居
庸布呼齊戰敗走皇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索珠
脅東宮官僚從太子奔太原戊子博囉特穆爾兵
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婁達實力止之三人
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寬帝亦為之泣乃賜宴庚寅

就命博囉特穆爾太保中書左丞相婁達實中書
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
臺省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錄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左丞相節制天下數月
間誅狎臣圖嚕特穆爾博迪烏呼美等罷三官不
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
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
外日夜謀除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庫

庫特穆爾等軍進討博囉特穆爾怒出皇后于外幽
置百日遣圖沁特穆爾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
伊遜南禦庫庫特穆爾軍伊遜次良鄉不進而歸永
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
患之遣驍將姚巴延布哈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營虹
橋以待伊遜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巴延殺之博囉
特穆爾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博囉特穆爾
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延鬱鬱不樂乃

日與婁達實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華善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瑪勒金諾海拜達勒特固斯布哈呼嚕固岱洪寶寶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圖沁特穆爾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博囉特穆爾起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拜達勒自衆中奮出斫博囉特穆爾中其腦上都瑪勒及金諾海等競前斫死婁達實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博囉特穆爾母妻及其子天保努北遁有

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博囉特穆爾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圖沁特穆爾妻達實皆伏誅

庫庫特穆爾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八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

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東悉平庫庫
特穆爾本察罕特穆爾之甥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
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庫庫特穆爾乃駐
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會大同博囉特穆爾
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三
年御史大夫婁達實與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得
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為博囉特
穆爾所匿婁達實者帝母舅以故帝數為皇太子寢

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博囉
特穆爾隱其跡而丞相綽斯戩宦者保布哈皆附皇
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于庫庫特穆爾
時庫庫特穆爾駐太原與博囉特穆爾構兵勢相持
不可解二十四年綽斯戩保布哈因誣博囉特穆爾
婁達實謀為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
故下詔數博囉特穆爾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博囉
特穆爾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綽斯戩保布

哈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博囉特穆爾
又與婁達實合圖沁特穆爾兵同犯闕時庫庫特穆
爾遣部將白索珠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
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博囉特穆爾既入朝據
相位白索珠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二十
五年庫庫特穆爾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庫
庫特穆爾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伊遜兵屯東鄙魏遼
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庫庫特穆爾兵取

中道抵京師亡何博囉特穆爾既伏誅帝詔白索珠
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庫庫特穆爾亦扈從
入朝九月詔拜拜徹爾右丞相庫庫特穆爾左丞相
拜徹爾累朝舊臣而庫庫特穆爾以後生晚出乃與
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
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
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
庫庫特穆爾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

等而用孫翥趙恆等為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
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
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
罕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
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圖嚕卜
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
釁隙既開遂成讐敵庫庫特穆爾乃遣關保和爾齊
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

能罷庫庫特穆爾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
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
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
而自立庫庫特穆爾與布呼齊等不從及還京師皇
后竒氏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
脅帝禪之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
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
江淮庫庫特穆爾第遣弟托音特穆爾及部將諤勒哲

茂該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
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
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
兵馬而分命庫庫特穆爾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
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圖嚙以
其兵與張良弼孔興圖嚙卜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
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
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終扞拒不肯受于是茂該闕

保等皆叛庫庫特穆爾關保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
來即為將勇剋諸軍功最高而茂該善論兵尤為察
罕特穆爾所信任及是兩人見庫庫特穆爾有不臣
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
太子用實喇塔拉特哩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
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庫庫特穆爾以茂
該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庫庫特穆爾
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

托音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
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軍在帳
前者白索珠和爾齊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彛領之在
山東者伊遜領之在山西者實喇塔拉領之在河北
者茂該領之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
又命圖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率兵東向
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縣景益分省太原
關保以兵為之守庫庫特穆爾即遣兵據太原而盡

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音布哈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庫庫特穆爾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劾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庫庫特穆爾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茂該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嚕卜與庫庫特穆爾相持既久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庫庫特穆爾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茂

該關保進取平陽當是時庫庫特穆爾氣稍沮而關保茂該勢甚振數請戰庫庫特穆爾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茂該分軍掠郡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茂該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特哩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既而庫庫特穆爾上疏自陳其情恫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于是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河

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
河北南討伊蘇以兵趨山東圖魯兵出潼關李思齊
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伊蘇兵遂潰圖魯
思齊兵亦未嘗出而庫庫特穆爾又自平陽退守太
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明兵至太原庫
庫特穆爾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明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
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

逃還改名午竄居陝西洛川縣與李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巒漢等誅之福達逃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貨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

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
鞠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
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
英皆如訴獨巡撫畢詔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
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獄未竟詔乞
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
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飛
章劾勛黨逆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

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
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
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巡按官移獄三司會
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溝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
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廊人也其言如
泰錄復檄取廊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
達也乃檄布政司李璋按察司李珏僉事章綸都指
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詞遂附爰書上錄

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朝上言福達聚眾數千殺人
巨萬雖潛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
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
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銜容私干不為避拒亦
宜抵法薄示懲戒章復下都察院冬十一月左都御
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
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
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

寃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
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拏戮也于
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
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
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
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
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亡命
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

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托黨護
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
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戶
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因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鞫給
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幽郎中劉仕復交章劾
勛江湖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
與張璉桂夢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内外交結借事
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

不知也帝命速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
侍郎王啓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
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溫汪
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
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于闕廷
時告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詔
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
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

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頤壽等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潞川之禍臣雖

伏斧鑕何抵欺枉之罪帝怒謂頤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頗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鞠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必于詔獄其原鞠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遠繫待罪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元錫與光祿少卿余才

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詞者以白
璉等奏聞帝命逮繫元錫才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
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
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
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
仲賢等九月張璉桂夢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
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
罪璉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璉營解之

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帝以羣臣皆
抗疏劾勛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達
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士
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死
筮楚狴犴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必戍邊初顏頤壽等既逮治
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必論
戍邊二人皆與璫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珏章

綸馬彖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左證俱論遣摠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之欺罔從之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

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
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頤指氣使一至于此萬一陰
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
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
從之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有子曰把漢那吉幼孤育于
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長多
智有口辨俺答娶婿比吉女為之婦不相能復聘免

扯金的之女會俺答長女啞不害生三娘子美而艷業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償以那吉所聘兔扯金的女那吉怒遂偕妻比吉女暨阿力哥等十人南走隆慶四年冬十月十日癸卯叩平魯營城外請降當是時總督宣大為蒲州鑑川王崇古以六月泣任秋巡宣鎮相度南山防禦歸聞報偕大同巡撫方逢時協議飛騎命門者納之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邊吏譁曰此

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竒貨可居乃上款
塞事宜疏曰把漢雖俺酋之孫乘憤而來黨與寡少
非率衆歸附之比但宜給之宅舍授之職銜豐其餼
廩易其服用以悅其心嚴防出入禁絕交通以虞其
詐誘以詬言示以大義攝以兵威亂以醉酒以察其
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為錄用俾其自效若俺荅
果肆勒兵近邊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
福因與為市責令將版升諸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

被掠人口悉放南歸然後優加賞給以禮遣還策之上也若倚恃桀傲稱兵強索不可理諭申飭諸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俾再遭挫折必思悔禍策之中也若不顧其孫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俟俺答子黃台吉兼統其衆因將那吉加以名號送還本土令其收集餘衆自為一部策之終也若循習舊例安置海濱使之抑鬱愁苦使俺答聞其生存日切南望侵擾不已尤不宜給配諸將使之隨營殺賊立功報效彼

恃驕貴之素不受驅策駕馭失道怨望斯生再照那
吉之降阿力哥者主持其行止若可各賜一官以慰
其志尤鼓舞之大機也疏上廷臣譁然以為不可御
史葉夢熊爭尤力巡按御史姚某又疏劾方逢時納
降兵部尚書郭乾惶惑議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主崇古議上乃下詔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
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
絲衣一襲那吉大悅俺答婦恐宣大戍其孫日夜尤

俺答俺答悔版升叛黨趙全進計曰是必脇以兵乃以十萬衆壓平魯衛黃台吉以萬騎入大同塞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崇古命總兵馬芳趙奇各勒兵遣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趙全等示信逢時又遣龔喜諭黃台吉俺答留崇德遣騎來覘則那吉方錦衣金帶馳馬從容騎歸報俺答與婦感且媿曰漢乃肯全吾孫叛人奚有因定盟通貢市馬麾兵辟一舍黃台吉亦出拒門僅入雲石堡十八日執

趙全等來獻二十二日乃遣使送那吉還那吉戀戀不欲行逢時慰勉而遣之又諭夷使火赤力猛克慎無害阿力哥二人指河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那吉遂携妻暨阿力哥以歸詔加崇古少保兵部尚書巡撫逢時暨大學士春芳拱居正士儋前大學士貞吉尚書乾侍郎谷中虛王遴等加恩陞賞有差蓋是時制撫將相同心故訖克成功而部科多比之嘉靖中馬市又欲勒令俺答諸部永不侵犯會逢時

以憂去崇古復上封貢事宜疏曰俺酋父子兄弟橫行各邊凡四五十年今幸納款乞貢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可保百年無事他日有失寇首事之罪豈惟臣等所不能逆料雖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今將通貢善後事宜條成八事一議賜封號官職除土蠻不隨俺答調度外餘行輩惟俺答為尊或可錫以王號頒給鍍金印信如忠順王及西番諸

國例其餘大枝在東如俺答弟老把都在西如俺答
兄吉囊長子吉能并俺答長子黃台吉俱宜授以都
督職銜如三衛故事各枝子孫如兀慎打兒漢擺腰
小把都兒俺答第四子賓禿第五子野兒鄧第七子
不他失禮黃台吉四子老把都五子吉能弟三人子
二人姪七人哆囉土蠻四枝永邵卜三枝反成那言
子二人委兀兒慎四枝哈喇慎二枝共四十六枝大
者衆萬人次者數十人小者或千人或數百人俱繫

俺答親枝須授以指揮職銜其俺答帳下哈台吉打兒漢諸女婿他不浪十餘枝各須授以千戶各賜冠服一定貢額俺答進馬十匹使十名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匹使各四名各酋首大者不過四五匹小者二匹使各二名馬分三等上馬三十匹進御餘馬上等給價一十二兩中等十兩下等八兩其欽賞照三衛及西番各國事例頒給一議貢期貢道今萬壽適屆首春請以正月初旬日大同左衛驗入各夷不

許身帶兵器應駐邊者留本城夷館駐其餘通起送
大同撫鎮陽和軍門宣府撫鎮驗賞除應進京外留
宣府鎮城夷館除差官押送事完仍繇原途至陽和
照發一議立五市虜中鍋釜針綿之日用須藉中國
鑄造紬緞絹布之色衣惟恃搶掠今誓絕侵犯懇求
聽伊買賣充用庶可永免盜竊非為求開馬市也其
買賣之規一起完又送一起一枝完方許別枝照馬
市稅例即以收獲銀充撫賞之用其各鎮市場陝西

三邊原立場堡外大同應于左衛迤北威魯堡邊外
聽協守副總兵該城兵備道經理山西應於水泉營
邊外聽老營副總兵奇嵐兵備道經理一議撫賞凡
守市夷兵給布二匹酋長緞二疋紬二疋一審經權
一戒笈飾大同巡撫劉應箕亦言機會一失不可再
得兵部方議覆而給事中章甫端言寇得封號則衆
且益附宋應昌言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
國參言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彼

衆議紛錯莫可箝制陝西總督王之誥又議必令吉能子姪二年後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又疏曰今許俺答封貢而不許吉能是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在俺答必將呼吉能之衆就互市于河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給在吉能之必糾俺答窺搶于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先是把漢那吉遣還俺答遣使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謂必諸部同心內附始可假王號而俺答曰土蠻者小王子也我力實不

能致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偕俺答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五年三月俺答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并署土蠻名各遣使十八人請貢市詔下廷臣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十二人以為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為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而大學士拱居

正力持之于文華殿面奏取旨禮部尚書潘晟亦題
成祖朝忠順忠議順寧賢義等王往籍可考上卒如
崇古議已丑遣使奉金冊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
弟部落為都督等官賞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絳緞八
表裏其貢期聽于三月後一行互市先定馬數而貢
使不得至京其鐵鍋諸物胥不得闌出五月崇古復
陳乞四事曰一請給印信他日子孫以得印為榮重
以失印而紛奪在我尤得以印信得失而施其操縱

之權一請貢使貢使十五名入京餘各枝聽貢馬至
再議則人數愈少意向愈誠一請計廣鍋潞鍋價值
貴賤炒煉多寡許以破舊鍋赴官市易新鍋一請給
夷撫賞詔允之六年九月又授順義王兄子永邵卜
大成都督同知萬曆元年三月頒番經并給鍍金銀
印二年十二月立大市于甘州小市于莊浪黃台吉
亦改貢市于新平堡六月順義王又執趙全餘黨及
妖人李夢陽等來獻封貢事始訖而穆神二廟五十

年太平之業實繇諸此是鑑川為節菴後第一功而
嘉魚司馬暨新鄭江陵二相胥宜蒙上賞也新鄭嘗
答三邊總制戴晉菴曰貢市止行于宣大不行于三
邊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于三邊者乎亦豈無
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于宣大者乎江陵東曰傳與
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
又曰廣錫毀則不可復為兵宜稍市之其說胥與鑑
川合而江陵所謂封貢之議馬帥最不願聞公近日

以法繩之頗不能堪新鄭所謂大疏語侵前按恐激
出事端此尤可以見功名之難處也鑑川後三年繇
薊遼入本兵嗣總制宣大即方逢時比去嘗上善後
事宜疏謂臣以憂歸王獨任其事議封議貢克有成
績而吳克鄭洛王世揚涂宗濬胥守鑑川法不少變
鑑川年七十五卒贈少保謚襄毅而新鄭亦訖謚文
襄嘉靖初年邊費止五十九萬二十八年加至二百
二十一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

又加至二百五十一萬其增加者陝西四鎮十一遼
東山西十二而十七在宣大十分在薊鎮此可參考
襄毅之功方逢時積貯疏市價山西歲支二萬五千
兩大同歲支六萬兩宣府歲支五萬兩而三鎮客餉
歲計共五十餘萬兩則市價歲取十餘萬兩似不為
多俺答約封貢雖事起把漢那吉抑三娘子慕內地
之指為多三娘子嗜佛日夕導俺答既得番藏三年
十月又乞佛像蟒緞且城市咸求賜名賜名曰福化

量給其請四年二月銀定部盜邊俺答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五年二月又執叛盟獻鶴等二人是年三請開茶市兵部議茶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乃量給數十篋以報之七年秋請寺額又賜名曰弘慈胥三娘子志也俺答老而厭兵尤暱三娘子言戒殺掠雖黃台吉丙兔老把都暨妻并青把都昆都之屬時時桀驁而俺答終鈐束之十餘年保塞不復南犯先是王鑑川崇古入為兵部尚書

繼崇古者方金湖逢時吳還洲兌代總督各部胥貢
市無失期而三娘子慕內地滋甚常詣兌兌越人工
操縱牢籠用兒女畜之家人留飲吹十餘日情尤暱
或三娘子致手札索珠鈿鏤翠隨市給之間致南方
諸芳鮮物俺答部中有謀搶掠者時時報聞督府得
預為備邊訖無亡失俺答西攻瓦剌衆傳青把都與
土蠻謀東犯而青把都實在宣府市兌疏言青把都
市訖行西赴俺答衆疑始釋胥三娘子西陲手訊也

三娘子泣事明敏俺答左右暨諸部多懾之部兵尤
精整八年秋八月詔加三娘子子不他失禮驃騎將
軍暨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戶九年冬十二月順義
王俺答卒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匹三娘子率
其長子黃台吉上表謝貢馬是時總督宣大為鄭範
溪洛十年遣通事馬應時佯趨貢陰以詞之三娘子
遣土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而表文特空其印此
崇古所謂我尤得以印信得失施操縱之權者也先

是黃台吉當襲封將收三娘子三娘子難之將別屬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議復時齟齬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黃台吉奚用乃遣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王一徽婦耳三娘子不得已歸之十一年春閏二月襲封順義王更其名曰乞慶哈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先是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版升號大成台吉妻號大成比妓版升城故丘富等築碧瓦連薨署曰開化府城外良田千頃豐州

灘西至黃河岸三百里土胥沃那吉特肄兵雄于諸部癸未射牲墜馬卒禮部議優卹是時三娘子子不他失禮年寢長欲令妻比妓而恰台吉不從陰主黃台吉子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迺別營城居宋王氏豐州地土尤沃而大青山迤北至十字索兒大材木億萬章可以南浮河而下城成其閎麗倍于版升朝廷賜名曰歸化是歲萬曆十有一年也十四年春二月順義王黃台吉卒扯力克當嗣鄭洛復

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
然封別有屬也扯力克以冬十月入帳合婚其部牙
答漢盜助馬堡洪賣盜偏頭關三娘子胥罰治如法
十五年洛疏請襲封暨三娘子求討封號誥命冠帶
秋七月扯力克襲封順義王三娘子敕冊封忠順夫
人長子晁兔台吉襲龍虎將軍孫設刺克炭台吉照
夷使頭目給賞而不他失禮亦晉龍虎將軍十八年
火落赤入犯洮州遣使求援于扯力克扯力克率諸

部以西三娘子亟勸阻不克從不他失禮隨西牧肅
禮仰華寺訖獨不駐青海及鄭洛經略七邊將以兵
清莽刺捏工二川焚仰華三娘子亟語扯力克認罪
促大成比妓先歸扯力克嗜青海美水草徘徊者久
之火落赤真相復固挽而訖出南山扁都口以歸是
歲順義王革市賞十九年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
上請市賞史二者扯力克兄安兔婿也詔復二年而
以不他失禮為都督其後撫賞歲增至二十五萬內

外界恬嬉梵唄時聞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卒長
孫卜失兔應嗣封三娘子以老不欲婚總督涂宗濬
遣人諭之踰年始報婚期歲封事而三娘子尋卒其
部遂不競初與把漢那吉偕降者比吉女雅以款闕
功自誦冊卜失兔亦特封忠義夫人

夏縣知縣高奎論金挾溫公姪孫兵部侍郎司馬朴
北行悉取其孥趙忠簡為匿其長子倬于蜀因家叙
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仍從遷因家會稽

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弘治間舊志謂公之子孫舉家自夏南遷殆未之深考也在夏子孫金時猶有存者王廷直重立溫公神道碑記可見迨元季不知所終在越者自恂至相近日凡四至夏

陳竒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洛陽知縣天啟二年擢禮科給事中抗疏力詆魏忠賢六年春由戶科左給事中出為陝西副使尋遷右叅政分守南陽崇禎元年秋御史姜兆張言竒瑜不宜

寘外藩尋加按察使職專撫民河南巡撫丘兆麟鄖
陽巡撫梁應澤咸請召還省闈竝報聞尋歷陝西左
右布政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大盜神
一魁不沾泥等已殲而餘黨猶衆歲大凶民多從賊
明年五月上疏極言廊延達鎮城千餘里饑荒盜賊
狀獲免延安慶陽田租乃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
虎柳盜跖金翅鵬等尋遣游擊常懷斬薛仁貴參政
戴君恩斬一條龍金剛鎖開山鷄黑殺神人中虎五

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
馬紅狼滿天飛參政張伯鯨斬滿鵝擒黃參耀隔溝
飛守備閻士衡斬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
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天星山龍把總白士祥
斬掃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拈天飛守備郭太
斬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滾小黃鶯房日免游擊羅世
勛斬賈總管逼上天下紅旗他將斬草上飛一隻虎
一翅飛雲裏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諸渠魁略盡

竒瑜言擒斬頭目一百七十七人及其黨一千有竒
令錄有功將士以聞時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
前阻山下臨黃河數年不下竒瑜陰簡銳士令賀人
龍將而身為後勁直抵延川佯策馬前曰視吾馬首
所向乃旋師疾西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覆其
巢斬首千六百有竒二賊俱馘分兵擊斬一座城境
內劇盜盡平竒瑜威名著關陝明年陝西賊盡入山
西河南延蔓湖廣廷議設大臣統之擢兵部右侍郎

兼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
專辦流賊竒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而先往勦山西給
事中馮可賓論其非被切責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
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
房竹遏其西南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
暉駐南漳遏其東南竒瑜乃偕象昇督總兵鄧玘等
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
越七日大破之也家溝斬一千八百餘級已設伏虜

谿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分道殺賊皆連勝擒其魁闖王翻山虎等無何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又令叅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竒瑜見湖廣賊盡急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叅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南遁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而身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

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肆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悞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竒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竒瑜遽許之先後藉三

萬六十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護之檄
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令諸將無邀阻撓撫事諸賊
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
諸州縣關中大震巡按御史傅永淳以聞下詔切責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又言賊解散非真竒瑜劾寶鷄
知縣李嘉彥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
心上切責撫按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餘人竒瑜又
乞敕陝西勛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

失則治諸臣罪又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竒瑜誤封疆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詔解任候勘永淳復劾隴州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逮訊九年六月謫戍邊

李建泰曲沃人天啟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時政十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于貲可藉以佐軍常

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上欲督師親征陳演蔣德璟
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景文請代俱不可建泰頓首
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
上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朕倣古行推轂禮建泰
退即請復故御史楨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主事並
監軍參將郭中杰為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從
聯絡延寧甘肅義士皆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
方劍便宜從事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

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上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
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盛設五府內閣六部都察
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
儀建泰前致詞上獎勞有加賜之宴上居中諸臣陪
侍樂作酒七行上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卽以賜之
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
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上目送之行
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

兵食並絀所攜止百人甫出都聞鄉邑已陷家貲盡
沒驚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
閉不納留三日攻破之答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
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遁死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渡黃河而東郡邑悉降賊毒刑
逼餉紳民多斃二月初六日賊至城下時宣鎮張都
司守南關按察司楊本鍼為大城南面主守督糧道
藺剛中為東面主守督學道黎志陞為北面主守分

巡道畢拱辰為西面主守巡撫蔡懋德總巡四面餘
官各守倉庫初八日昧爽小將張急鬼奪南門出降
賊焚新南門蜂擁入城民間投井懸梁自焚不可勝
紀甚至有全家斃者賊令曳屍城外隍深三文許積
屍與平賊破太原巡撫蔡懋德中軍應時盛布政司
趙建極巡寧道畢拱辰死之守寧道毛文炳督糧道
蘭剛中被殺知府孫康周見殺同知李一清遷任同
知蔡某留守城亦見殺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刑

斃賊到令賊將搜捕紳宦暨富生宗室富民并紳宦
之族屬妻婢桁夾逼餉郡邑委偽守令賊將慘刻彌
甚士夫死亡存者無幾五月賊李自成敗歸時紳宦
桁夾未死者暨子弟婦女猶幽禁賊至始釋之既乃
令闔郡紳宦暨妻孥胥解送西安多死于秦土是年
八月陳永福以偽文水伯鎮晉時宗支尚多永福陰
令四城偽將分汛捕緝初八日城門晝扃大索一日
得千餘人殺于海子堰間宅後妻產胥沒明日偽大

救村居者僅免晉藩殿宇宮闈宏麗冠諸藩賊李自成破太原入宮內首索金帛驅宮女已而掠王北上珍物圖書玩好殆盡間為奸民得而毀裂焚棄者十六七後陳永福據之左右亦多攘竊有以寶賢堂古石刻斷砌馬槽者甚可嘆也及

大兵破城督撫禁無得一人入府布政司封扃丙戌四月十二日夜烈焰倏成五色比日出自故內城至宮門大殿東西齋殿靈壽諸宮胥為灰燼飛烟逾

月始息
遺聞以上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一